



让吕洞山告诉你

吕高安



吕洞山排捧村风光。叶繁 摄

沿包茂高速公路吉(首)茶(峒)段,至矮寨大桥下高速,分岔,右走10公里是十八洞村,左走20多公里,到达吕洞山。

吕洞山位于湘西保靖县南端,人称“湘西秘境,苗祖圣山”,湖南高速集团对口扶贫点就在山上的排捧村。

1

人勤春早,吕洞山的鸟也提早闹枝。

8点35分,一个三十六七岁的女人,来到驻地厨房,从背篓倒出一堆水果,送给扶贫队尝鲜。说是一大早,到10多里外赶场带回的。女人一阵风走了。厨工吴姐说,她叫石菊娥,土生土长又嫁在本村。

“叽里咕噜”,一个说苗语的驼背大妈接踵而至。掏出两个萝卜,送给厨房。吴姐说,这是菊娥她妈,做工致残20多年,照早起早贪黑地干活。现在脱贫了,40岁的儿子也订了婚,别人劝她该歇歇了。她说,爬不动了再说。

趁扶贫队不在,村民又送来好多菜。吴姐说,老刘会设法给钱给他们。见厨房没了葱蒜,吴姐要去自家地里拔。她生了一男四女,应了她的名字:吴生女。

吴姐自己是文盲,卖力送小孩读书。可是,四个小孩读书每月要好几千,老公在外打工,才3000元一月。前年扶贫队来,她家才有新房新晒谷坪,还给办了教育补助金,每年13000元。扶贫队又私掏腰包,请吴姐做兼职厨工,算是解了困。

邻屋老太来串门。74岁的吴二花,皱纹犁出一脸沧桑。她40多岁守寡,为拉扯大5个子女,外出打工讨饭,饱受磨难。提起扶贫队,吴二花竖起大拇指。“路、路灯、晒谷坪、自来水,都是扶贫队带来的,还给我带来儿媳。我那个懒儿子,搭帮董事长通电话,讲道理,出主意。快50岁了,变了个人,娶了亲,现在做装修,一天赚几百块!”

路边一座漂亮的木屋,前坪后院,宽敞明亮。一落座,78岁的石家耀老人就开了话匣子:“我原来住在后山。2018年何总何海鹰第一次来,就说这房子得马上重修。扶贫队马上张罗易地搬迁,5个月我就搬进新房,政府补贴了12万元。”

走访石金通家。他干活刚回家,51岁,满口脱牙,身子瘦小,典型的糖尿病。进门,老石89岁老娘沏茶。老石在外打工十多年,谈过三个姑娘,都因穷没成功。现在扶贫队帮他修了房,还给了低保户。石金通说:“我在附近做些短工,加上每月低保金420元,娘有养老金100多元,生活没问题。身体也好多了,早两天还有人来提亲。”

秧稳根家与扶贫队驻地一墙之隔,他正在后山养殖场喂猪。老秧稳籍外乡,本是单门小户,凭借勤劳肯干和一口好苗歌,与本村美女石菊娥对上。扶贫队为他修养殖场,请来兽医专家手把手地教他,为他推销牲畜家畜。2018年,他养猪26头,养鸡3000多只,纯收入8万多元,2019年纯收入13万多元,2020年因疫情受了点影响,但也有七八万元。

排捧村是一个典型苗寨,海拔1100多米。三个自然村落,378户1576人,两三百座砖房木屋,不规则地洒落环形丘岗。

小狗甩着惬意的尾巴,几个妇女嘻嘻哈哈迎面而来。“刘书记好!”“吃饭没?刘书记。”“刘书记好帅哟!”

2

扶贫队蜗居一筒朴村舍,条件简陋。肖勃说:“现在好多了。前年进村,老刘、我和吴俊霖,被子铺在水泥地上,用两块板子顶顶漏,上厕所要出门打伞,20多天没法洗澡。每天早出晚归,没时间做饭,方便面一箱一箱地买。一天晚上10点多回来,正准备吃饭,镇上驻村干部来了,只好把最后三碗方便面分成7份。”

张钢办事回来取资料,搭上话:我是7月来的,第一天就吃了闭门羹。一个贫困户问我危房改造款到了没?我说不清楚,他打开手机摄像头,说“你扶贫干部,什么都不知道,干什么吃的?”从此,张钢顺藤摸瓜,解剖麻雀,很快掌握了扶贫各项政策。

吴俊霖老家在凤凰腊尔山苗乡——著名深度贫困村。为了排捧扶贫,他顾不得自家。妻子生产坐月子,吴俊霖没陪一天。有个5岁女孩,因2个月大时母亲出走,上不了户口,享受不了扶贫政策。吴俊霖15次上门,劝导给女孩做亲子鉴定,并多方联系协调,终于解了难。

90后叶繁也是湘西人,家距排捧个把小时车程。父亲患癌症病逝,叶繁只回家料理了几天后事。老婆产前一天去看了一眼,马上归队。

最险的是2018年底,冰封吕洞山。一天,刘相涛、肖勃急于去镇政府,申办村民油茶种植补助款,途中,差几厘米,车子就滚到深渊,惊出一身冷汗。

司机黄新中爆料队长刘相涛的料,“老刘家里烦心事一大堆,但从不漏半点口风,整天钉在排捧村。去年5月累倒在镇卫生院,接到工作电话,拔掉针头就回了排捧。”

雾锁排捧,风雨横扫,困人出门,那就开个联席会。

8点,村部二楼。吕洞山镇副镇长、驻村干部石涛抛出一连串“怎么办”:村民石义国厕所整修未遂,催要维修基金,怎么办?石成满,70多岁的五保户,瘫痪在床,吃喝拉撒,怎么办?90岁黄大妈,在外寄住刚回村,儿子拿低保,见不到人。老人昨天白菜下饭,怎么办?

扶贫队也有好多要解决的问题:国家扶贫大普查如何迎检?扶贫台账如何完善规范?户口未办全的家庭,脱贫人口如何计算?极个别思想落后村民工作如何做……

扶贫队、镇驻村干部、村委会三方联席会,讨论热烈。老刘将讨论意见一一汇总,石涛代表镇政府拍板。9点半散会,大家迎着风雨,分头进村入户,趁热打铁抓落实。正在这时,高速常德分公司班子成员,提着米呀油呀,一大早从常德赶到排捧,深入帮扶对象家。大雨淋湿全身,他们全然不顾。

叽叽喳喳,问候声包围刘相涛。操河南话的安徽人老刘,刘相涛,湖南高速集团驻排捧村扶贫队长,兼村第一书记。

山头太阳落,炊烟催人归。排捧村路灯成行,太阳能柔和之光,刺破苗寨千年漆黑。回驻地途中,三五户苗胞,硬拽老刘喝“拦门酒”,老刘费了好大劲才挣脱。

3

风和日丽,老村干部石合昌谈起排捧和十八洞村的渊源。

排捧与十八洞相距20公里,两村是邻居和亲戚,往来已久,是“姊妹村”。原先,十八洞比排捧还差,鸟不拉屎,连条到村的路都没有。那时两村都想了不少法子,折腾来折腾去,还是穷。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之后,十八洞村容村貌,亲戚故旧变得排捧村的人不敢认了。原来排捧的“村花”龙走花嫁到十八洞那阵,村里人还有点不情愿。后来,她家多种经营,日子翻天覆地。

近水楼台先得月,姐姐做鞋妹妹学样。扶贫队引领,排捧的人不甘落后。不干,十八洞这样的亲戚攀不上;不干,脱贫就是“羊尾巴”,随时可能返贫。

2018年初,保靖县列出三个深度贫困村,高速集团党委毅然选择地理位置、基础设施、产业基础最差的排捧村作为帮扶对象。排捧离十八洞最近,方便学习取经。

刘相涛介绍,刚来排捧时,四处脏乱差。他们一边帮助改造厕所,安置路灯、垃圾桶,兴修入户道路;一边号召大伙讲卫生,寨子干净,村民健康快乐,娶媳妇也容易些。

排捧小孩十三岁就辍学,出外打工挣钱,但没文化,没技术,只能进低薪的工厂。假如使劲送子女上学,一个大学生就会“点亮”整个家庭。高速集团筹资给村小学建食堂,扶贫队着力申办教育补助金,仅今年春季,就有158个孩子享受该项政策,排捧读书的风气浓了。

产业脱贫,排捧虚心向十八洞村学。扶贫队请来农业专家实地“会诊”,并动员龙光寿、石秀姐等村民回娘家十八洞走亲取经。是继续发展柑橘种植、烟叶生产,还是养猪养蜂、种猕猴桃,发展中草药呢?排捧选择了养殖业和种植油茶。目前油茶已种植1800亩,占旱地面积60%。

排捧一步步追赶着十八洞村,截至2020年12月,排捧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58户685人全部脱贫;村集体经济从零突破到12万元。

新文艺群体领军人才

安勇,1969年5月出生。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理事,湖南省设计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湖南中诚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设计师,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湖南师大、中南林科大、吉首大学、湖南理工学院兼职教授。作品30余次获奖,四次当选“全国优秀室内建筑师”。



安勇

初春,长沙。韶山路上车水马龙,光头安勇随意一指,有四家酒店是他做的室内设计,窑岭雅士豪生酒店是他2018年的作品。

竹林掩映,水雾升腾,原木粗石,花格水墨,一脚从闹市误入桃源。安勇想用东方美学和潇湘美景打造一处大隐于市的心灵驿站。

握住一杯茶,看光影徘徊,安勇突然惊觉,一晃,他迈入室内设计业已30载。机场、美术馆、度假村、学校、办公楼、售楼部等遍布省内外,仅酒店,就设计了近百家。

时光慷慨回馈了他。作品获奖30余次;10部著作有9部成为全国室内设计行业工具书或高校教材;9年教学,主持创办了湖南省第一个艺术与科技本科专业,创立了中国首个儿童用品设计人才基地。安勇当选湖南设计领域唯一的一位新文艺群体领军人才,没有人意外。

在雪峰山怀抱的新化县长大,安勇从小学美术和声乐,1988年,考进“轻专”(今长沙理工大学)学装潢。“进校时,学校首开室内设计专业,看同学在做椅子,以为是学木匠。毕业时,才发现这块市场特别大,学服装、装潢、特种工艺的都往里面涌。”

安勇坦言,他1991年毕业时,并不懂室内设计为何物。当时湖南装饰市场大半江山被广东人占据,台商进驻也较多。迷茫了两年,1993年,得遇台湾设计师刘东澍,扎扎实实学了3年,后又跟改革开放前沿的广深设计师学流行趋势、材料搭配、色彩组合。直到2002年,才形成自己的设计理念:地域文化创造性转化。

春节,安勇又去了一次吉首。他最早扬名的作品就是湘西民族宾馆,黄永玉评价:“把我家乡的元素用死火了!”

大堂,一粒粒马赛克拼成的土家织锦四十八勾图和苗族蝴蝶带似要从脚下飞升上天,滴水床、溪州铜柱、四面鼓等土苗元素巧妙点缀在公共空间和客房,作品获第四届IDC酒店设计年度大奖。自此,安勇服务湘西17年,被誉为“新湘西设计师”。他在吉首设计了6家酒店、亚洲首座建在桥上的吉首美术馆、吉首VI标志。

30年,安勇秉承地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念不变。作为“新地域文化的传播者与推动者”,他变的是更强调“新的时代特征”“国际化视野”“科技与艺术的结合”。

30年,湖南室内设计从发展进步到提质飞跃,安勇是见证者与实践者:“1990-2000年是模仿,赚钱;2000-2010年是追求形似,造景;2010-2020是追求意境,造境。”

室内设计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安勇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湖南室内设计市场以公共空间项目为主,家居只占约五分之一。星级酒店、大型商场、大型办公楼、餐饮娱乐业的室内设计,以昂贵的不锈钢、大理石和花岗岩为主,追求饰材奢华,轻意境与文化。

“2000年后,房地产快速发展,老百姓口袋鼓了,一大批家装企业冒出来,现在,湖南家居设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安勇数了一大串人们出门就能见到的企业名称。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湖南设计艺术家协会相继成立,各种室内设计大赛、论坛、博览会开始频繁举办,湖南设计师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舞台,作品屡获大奖。

什么是好的设计?从最初的模仿到造景到造境,多元化、个性化、全球化与湖湘文化融合的室内设计观已深入人心。在安勇心里,像吉首美术馆一样,人们在上班、上学、购物、旅游途中邂逅艺术,建筑内外与周围风景、当地生活融为一体,完全看不出设计,那就是好的设计。

“前年是暖色调,去年变冷色调。2020年流行绿色,2021年流行米黄色。”安勇说的不是时装,是公共空间。

流行趋势变化太快,工艺材料更新太快,把设计师“逼”成了最善于学习的群体。往年的春节,安勇都出国开阔视野。今年就地过年,大年初三就和人聊起了新材料、新技术、新模式。

设计不是一人的狂欢,是众乐乐。作为新文艺群体领军人才,除继续在各种协会服务设计师,安勇将更扎根地域文化创造性转化,发挥示范作用。引领创新,做一些实验性作品,为行业贡献经验或教训。他期待和湖南设计师们,用更多美的作品,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用地域文化造境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易禹琳

父辈的旗帜

——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朱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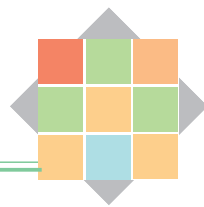
初识“盛爹”盛德其,是慕名拜访。他是远近闻名的魔方高手,拥有蒙眼、单手拼转魔方等诸多技能,让我家小小心生向往。辗转联系上后,盛爹热情邀请我们去做客,时常发布免费魔方教学班的信息,分享魔方教学视频给我,让我非常感动。

后来才知道,盛爹竟然是一名舍己救人的老英雄,至今体内还残存着30多块弹片。他1961年参军,1965年入党,在某独立师服役8年,多次获褒奖。1968年转业到长沙搪瓷厂工作,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拥有“中国好人”、长沙市模范市民、环保达人等多重身份,用一生诠释着何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在盛爹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丝茅冲社区的家中,我家小儿摸着失去了手掌的右臂问:“爷爷,您的手怎么了?”那段尘封已久的青春岁月,在他的讲述中闪闪发光——

1943年,盛德其出生在长沙,家住汽车电机厂附近,房屋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过两次。当菜农的爹妈,在旧社会受尽剥削,一直教育他要牢记共产党的恩情。15岁那年,他进了长沙搪瓷厂,半工半读。白天学着烧制各种搪瓷产品,下班后就去帮忙建设京广线,浑身好像有用不完的劲。“现场红旗招展,热火朝天,人人干劲十足。不计工资,只管吃饭。大师傅煮的红米饭好香啊!不夹菜都可以吃几碗。”

魔方高手是英雄



更开心的在后头。1960年,盛德其遇到了一生挚爱刘春英。她是株洲一家工厂的工人,来长沙搪瓷厂交流学习,盛德其是她师傅。她看他单瘦,打着赤脚上班,便送了他一双木拖鞋。二人渐生情愫,互赠相片,互通书信。“她勤劳善良,扎着两根麻花辫,笑起来特别好看。”

1961年,18岁的盛德其听到广播里“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号召,想到三哥已经参军了,便悄悄报了名。直到穿上军装,才告诉家人。“当时部队请新兵家长吃饭,没什么油水,但妈妈说特别香。我现在还记得她眼里含泪,又骄傲又心疼的样子。”

入伍第一年,盛德其就因单枪匹马追逃犯,得到部队的通报嘉奖。他追了上百里,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从清晨到日暮,将一名从监狱里跑出来的逃犯抓捕归案。“你当时还是新兵,将一名从监狱里跑出来的逃犯抓捕归案。”盛德其说。

当时公安部队举行大比武,提倡“三手”:特等射手、神枪手、技术能手。刻苦训练的他,多次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和特等射手。当野战通信兵的时候,他一次次练习泅渡湘江,架设通讯设备,晒黑了黑炭头。

危险发生在1979年。那年他36岁,是长沙搪瓷厂的一名武装专干。在一次带领民兵手榴弹实弹投掷的练习中,民兵小陈因过度紧张,将已经拉了火的手榴弹摔在了右后方约1米的

位置。手榴弹已经开始“滋滋”冒烟,离爆炸时间只有3秒多!盛德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捡起手榴弹就往外投。不幸的是,手榴弹在他手上爆炸了,右手掌被炸飞,血喷涌而出……

短暂倒地昏厥后,盛德其醒来,身边民兵们吓得不知所措。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老兵,他在挣扎中镇定地吩咐:“衬衣扯烂,捆住我的上动脉、下动脉!”正是因他的沉着冷静,最后被送到医院,捡回一条命。民兵小陈在他的保护下毫发未损,盛德其的右手、右脚、右眼、肝脏等却多处受重伤,右眼失明,落下了终身残疾。

受伤后,妻子刘春英不离不弃在身边照顾和陪伴。再过两年,二人即将迎来结婚60周年的“钻石婚”。盛德其与伤痛相伴的40多年,右半边身体好像不属于自己,到了冬天冷得生疼,妻子就把他的手脚抱在怀中焐热。在他因为疼得受不了发脾气时,妻子背后默默流泪,当面则温言软语,柔情相对。“如果没有她,我可能早就死了。”

幸好,他找到了魔方和公益事业作为寄托,顽强乐观的精神感染着身边人。1995年长沙搪瓷厂破产,儿女下岗待业,母亲年迈,生活愈发艰难,但他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

在社区的漫画墙上,有一张五彩斑斓的画,年轻人围在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身旁,老人精神矍铄,面带微笑,他将失去了手掌的手臂高高举起,像一面不倒的旗帜。